

世界最早的星图。

还有成书于唐显庆四年（659）的《新修本草》（又名《唐本草》），为唐高宗时由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编写，共54卷，是全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典，比欧洲最早的药典——1498年出版的《佛罗伦萨处方集》早了八百多年。

也有不在少数的敦煌遗书，具有填补空白或改写历史的重要意义。敦煌遗书中问世了《切韵》系韵书写本近五十个卷号，由此让人们有可能窥知《切韵》原书的大致面貌；藏经洞里一张关于如何制糖的残卷，仅三百余字，曾吸引文化大家季羨林花去17年时间来研究，进而留下一部83万字的皇皇巨著——《糖史》。

除却内容，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也值得研究。它几乎囊括了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，如卷轴装、经折装、旋风装、蝴蝶装、包背装等，其中，传自印度的“梵夹装”，是古天竺把梵文书写在裁制好的贝多树叶上，页页相摺，再用两块木板夹住捆绑起来，更是尽显外来文化的影响。

在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看来，藏经洞所收藏的，是一座能够触及时空多维度的文化宇宙。“在这里我们可以仰望星空，也能够俯瞰大地，可以看到中原的宫廷，也能深入敦煌的民间，更能够看到从长安、洛阳两京通向中亚、印度并远至欧洲的丝绸文化的交流与交融。”

掌握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

事实上，丝绸之路咽喉处的特殊地理位置，决定了历史上的敦煌，就是东西交流的节点，国际化的前沿阵地，有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之名。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，正是在此环境之下孕育出的东西方艺术融汇的结晶。

但在20世纪30年代，国学大师陈寅恪发出悲叹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

原来，敦煌藏经洞的开启，正值国运衰落、积贫积弱的清末。藏经洞被发现后，文献文物惨遭流失或遗失。

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取走了约一万五千卷；法国人伯希和拿去了约六千六百卷；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、俄国人鄂登堡也相继取走了不少的文卷。目前仅有八千

莫高窟藏经洞。



历史这一周·突破

1962年5月22日，首届电影“百花奖”授奖仪式举行。



1981年5月23日，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揭晓。



1844年5月24日，美国发明家莫尔斯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份电报。



1998年5月25日，埃及狮身人面像历时10年修复全面竣工。

1897年5月27日，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，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。



1936年5月28日，艾伦·图灵发表《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》，提出图灵机模型。

多残卷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内，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流传着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国外”的说法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说，经过敦煌学人的奋力直追，到20世纪末，我国在敦煌学诸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。

据了解，全球敦煌文献图版及释文的整理编写工作基本都由中国人完成。“在胡语文献研究等方面，国外仍有优势。”但郝春文表示，无论你是哪国人，做敦煌学研究都得读图版。这是基础、是标准，也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。

根据规划，未来5年至15年，敦煌学顶尖专家将领衔完成“升级版”敦煌遗书全集编纂等8项重点工作，红外摄像等新技术将与古老文献结合，为人们呈现更多信息。同时，中国学者将继续力促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的发展。

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说，经过几代敦煌学人的研究，敦煌是什么基本搞清楚了，下一步就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。丝绸之路，是敦煌背负的重大命题。

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，敦煌的价值不仅在于出土文物卷帙浩繁，更在于“它不仅仅是敦煌”。敦煌文化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，它吸收外来、面向未来，看敦煌，不是看一个死了1000年的标本，而是看一个活了1000年的生命。■